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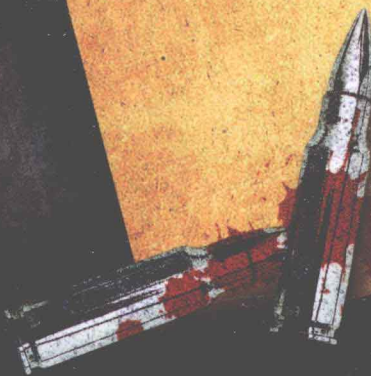
LEAK SECRET

军事悬疑小说



黎江伟 著
LEAK SECRET

想要保住秘密，就得泄露一些秘密，
谁才是最终的泄密者？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LEAK
SECRET

想要保住秘密，就得泄露一些秘密，
谁才是最终的泄密者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泄密 / 黎江伟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7
ISBN 978-7-229-03979-0

I. ①泄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4485 号

泄 密

XIE MI

黎江伟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责任编辑: 刘 嘉 马春起
装帧设计: 蜀山书局 · 白志斌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 × 1 000mm 1/16 印张: 18.25 字数: 315 千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3979-0

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：潜逃 / 1
- 第二章：圈套 / 10
- 第三章：线人 / 29
- 第四章：窃密 / 40
- 第五章：反目 / 59
- 第六章：交换 / 73
- 第七章：诱饵 / 84
- 第八章：替罪 / 113
- 第九章：绑架 / 129
- 第十章：强敌 / 143
- 第十一：往事 / 190
- 第十二：反击 / 201
- 第十三：排爆 / 211
- 第十四：露尾 / 245
- 第十五：现形 / 265

第一章

潜逃

1986年的夏天，川南腹地。

白杨正绿，阳光上下翻动叶片，如波光粼粼的水面。

道路将两旁树木割开，向前蜿蜒。

一辆军用吉普穿尘而过，速度正疾，斜刺里突然掠出一辆解放轿车，横摆于吉普跟前。

两辆车呈丁字形对峙，“咣”——解放车先下人关门。

“你是方阵？”

方阵透过车窗，目光如炬：“我是！”

对方是两人，也是四个兜的干部，三角皮鞋立于方阵眼皮下。“总部保卫部马立党、保密局雷远，请下车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正在执行任务。”

马立党口气强硬：“我们也在执行任务，请下车接受检查！”

方阵不动：“你们没权越级检查。”

“是吗？”雷远立于车前，身板笔直：“《纪律条令》上有规定，遇有重大情况，可以越级下达命令。”

方阵推门，下车凝视总部车辆：“你说的重大情况是指什么？”

马立党扫一眼：“当然跟你有关！”

“跟我有关？你说的重大情况会跟一个军区保密参谋有关？”

“也许。你刚才从哪里来？”





“军区研究三所!”

“准备去哪?”

“军区保密局。”

雷远狠扫一眼：“是吗?”

方阵平静问道：“你说我要去哪里?”

马立党提高声音：“这个你最清楚!”

方阵嘴角轻挑：“我当然清楚!”

马立党再次打量方阵，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：“这是逮捕令——你被捕了，跟我们到总部配合调查。”右手从包里摸出手铐，已看准方阵手腕。

“理由是什么?”

“泄露军事机密。”

方阵面无惧色：“我正在送一份机要文件，任务未完成，不能跟你们走。”

雷远靠前：“文件可以先交由我们寄存。”

方阵紧提机要袋：“不行，这些文件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。”

马立党“哧”一声，说：“是吗？一个涉嫌泄露机秘文件的人说出如此正义的话!”雷远呈夹角站于方阵一侧，紧紧盯着他。

方阵反而笑了：“也许事情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”

雷远盯住方阵手腕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三人立于道路交叉处，四周寂静无声，远处的山鹤一飞冲天。

马立党说：“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不想采取强制措施。”

方阵看了看文件袋：“我可以跟你们走，但必须将此文件移交给保密局周和平科长。”

两人对视一下，雷远说：“可以让周和平过来将文件领走。”

方阵低头，转身吩咐吉普司机：“接周和平科长过来。”

吉普消失在视线里，随视线跳动的，还有三颗起伏的心。

40分钟后，周和平到达，他36岁模样，雄壮，一脸严肃，少话而又深沉。

马立党与周和平交待完，周和平稍微点头，并不问话，只定定看着方阵，仿佛旁边没有另外两人，只等方阵自己述说。

方阵看着直接领导过来，眼露亲切：“科长，研究三所的机要文件交给你。”

周和平看着方阵，所有的感情都通过眼神流露出来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表示。

方阵接着说：“战场上，你教会了我很多，那真是一个让人怀念的地方。”



周和平闭了一下眼，缓缓睁开，方阵将机要袋递至周和平面前，周和平接住一角，感情迸发。

马立党上前，伸出右手：“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待，谢谢。”

周和平伸手，轻轻握了握：“相信。”

雷远盯着方阵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还是得按程序办。”

方阵看了看周和平，伸出双手，“咔”，手铐合拢。雷远下蹲，从脚裸、腰、肩开始搜身，从方阵身上搜出军用手枪一支，交由周和平。

雷远搜查完毕，将方阵推于副驾驶，自己坐于驾驶位置，周和平、马立党落于后座，紧紧盯住前面动静。

解放军再次奔腾而出，阳光经过树叶过滤，斑点依稀。

“吱”，车在拐弯处紧急刹住，四人同时坐直身体，所有人目光落至雷远身上。

雷远喉结一滚，眼神笔直，缓缓举起双手。

一把军用匕首轻轻顶在了他右侧，匕首乌黑，三棱，雷远缓缓摆头，带动后面两人的目光。

马立党大吃一惊：“你是怎样打开手铐的？”

周和平的眼里露出责怨，并不奇怪：“他是我们军区最优秀的侦察能手。”

方阵半转身，目光坚毅：“事情真相，我会查出来的，但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，泄密的人，不是我。”

马立党声带怒音，口气依旧强硬：“知道你犯的什么错吗，你是越滑越远，赶快放下手中匕首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不能跟你们走。”

马立党转向周和平，带着求助的眼神。

周和平只有面对方阵时才会说这么多话：“方阵，你是一个为战友而生的人，我了解你，你不会做出伤害战友的事情来。”

方阵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：“我承认，但是，对于刚认识的这两位，可能还算不上战友！”

周和平说：“你知道后果吗？”

“知道！”

周和平肃杀之气腾然而生：“我命令你放下匕首！”

方阵面向雷远：“我不能执行你的命令。”

乌黑枪管指向方阵太阳穴，执枪之手平稳而有力，手枪的主人是周和平：



“放下匕首!”

“科长，我做不到。”

周和平再次重申：“放下匕首!”

三足之势鼎立，方阵匕首直抵雷远，周和平枪管狠指方阵。

方阵上体不动，左脚一踩油门，车身突然发动，三人惯性同时后倒，往前窜出10米，一个紧急刹车，三人身体又前倾。

车停在了悬坡之上，下面是坡底，山石如刀，前车轮已作俯冲状，摇摇欲坠。

方阵的脚再一次伸向油门，说：“你如果选择开枪，连同两位总部领导，都会随车坠下。”

马立党口气依然不减：“你敢!”

方阵眼神刚毅，脚尖轻点油门，山石翻转下滚。

车内气氛凝固，汗滴布满四人鼻尖，欲滴不滴。黑色枪管始终指向方阵，方阵再次点动油门，前车轮已近悬空，摇摇欲坠。

一粒晶莹汗滴摔下，方阵手搭方向盘，面向周和平、马立党：“两位领导请下车。”

马立党警告：“方阵，你不要乱来。”

周和平无奈起身，枪始终指向方阵。

“请往前走10米。”

车辆引擎再次发动，探出的车轮往后退，直至回到马路。方阵紧盯前面，左手打动方向盘，车辆开始快速倒退。周和平、马立党回身，看着倒退的车辆，眼神复杂。

车已退至视线外，方阵捡起手铐，说：“雷远同志，对不起，暂时得委屈你一下。”

三个月前，长江边雾如纱，江水拍岸。

方阵立于岸边：“林光，好久不见了!”

林光平静地说：“是的，两年了!”

“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”

林光对着滔滔江水，吹一声口哨，一幅玩世不恭的样子：“我知道，要不然你不会突然约我出来。”

“兄弟，还是你了解我!”

林光淡淡一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有些战友，久不联系，但不会影响到彼此的感情，多少年过去了，绿色友谊依旧浸染在心。

一艘渡轮在江上若隐若现，眼睛迷蒙。

方阵的眼里掠起一团风暴：“如果有一天我失踪，你去找我的科长周和平。”

林光心里突然一惊，随即压下，说：“可以。”他们之间，有些事不必细问。

“恐怕到时，周和平还有我，都需要你的帮助。”方阵直视林光眼睛。

林光眼眯成一条缝：“紧盯对方眼睛的习惯，你到现在也没有改。”

江风吹起方阵衣角：“想要在生活中成为一个能手，就要学会观察对方的眼睛。”

林光预感到将有事情发生，脸上还是轻松如故，他不会去猜测是什么事情，等事情来的那一天自然会知道，开玩笑地说：“连我也不例外吗？”

方阵肯定道：“当然。”

“不愧是全军区最有名的侦察能手，能从对方眼睛中窥出一切。”

C军区保密局长办公室，大幅军事地图悬挂于中，室内摆设简洁庄严。

局长万南江戴白手套，白色领衬，军装干净考究。副局长崔广面容祥和，略显福态。两人对面而站，在商量问题，楼下是四方形操场，经常有人急急走过。

万南江背手：“我局泄密之事已隐瞒不住，总部的人又开始调查，方阵在危机关头潜逃，你怎么看这些事？”

崔广一扫往日幽默风趣，忧心的说：“前期，泄密之事压住未往上报，我们也是为了全局8年的荣誉着想，你现在的心情我理解，但现在，处理此事还需慎重。”

万南江长发已略显凌乱：“我局泄密之事不上报，总部如果追究下来，是渎职罪啊！”他心里的波澜怎么也掩饰不住，保密局作为涉密单位，前期将一份重要密件泄露，至今查无头绪，万南江将此事私自隐瞒下来，没有上报，现在见总部突然下来调查泄密一事，心中难免慌张。

崔广一脸正气，宽慰道：“你别着急，上面真要追究下来，这事情你不清楚，责任在我！”

万南江转身，气度不减：“不行，我是主要领导，有事情我来承担。”

崔广看了看万南江，不忍说话，叹口气：“都是为了集体的荣誉啊，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。”

万南江回过神来，忧心的说：“走一步再说吧，总部的两位同志，是否已安





排好?”

崔广知道万南江想听些消息好安心，说：“我已委婉问过总部两名同志，他们此行目的，是接到匿名举报，所以直接批捕方阵，至于我局前期泄密之事，因为暂时压住未报，他们可能并不清楚。”

万南江心中被刺一下，脸色更加凝重，小心翼翼地道：“有没有可能他们以此为幌子，借机来调查我局泄密的事？”

崔广大惊，摇头：“他们不可能掌握我局泄密之事。”

“如果不掌握，怎会有如此突然行动？”在万南江看来，总部两人越级批捕方阵显然是有备而来，他们两人的真实意图，万南江心里暂时还琢磨不透。

崔广脸上挣扎之色泛起：“泄密之事，现在报告已经晚了！”

万南江心中隐忍疼痛，支住桌子一角：“我们这是在赌博。”

一汪泥潭在眼前，有人越陷越深。阳光垂进窗户，夹杂起尘土跳跃，跳得人的思绪乱舞。人生总是不自觉地在赌博，跟自己。

周和平刚进大院，哨兵赵恒小声报告：“科长，有一位参谋在等你。”

周和平点一下头，快步进屋。

“周科长，你好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军区保卫部批捕科参谋林光，我在等你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是方阵让我来找你的。”

周和平厉眼扫过：“你和方阵认识？”

“我们是同学，还有另外一人，是三个最好的战友。”

周和平有些狐疑地扫视他：“没听他提过。”

林光轻松地淡笑：“我们从军校毕业后再也没联系。”

“毕业以后再也不联系的战友？”

林光想不到方阵的预言这么快就实现，心中不免惊奇，肯定地说：“是的，直到两个月前他找到我，告诉如果哪天他消失了，让我来找你。”

周和平目光如电：“他知道将有事情发生？”

“也许！”林光的心里也满是问号，他期望从周和平这里能找到一些答案。

“你来的目的？”

林光眯眼看着周和平，直言：“他说他和你都需要我的帮忙。”



周和平撇下林光，转身出门，进了另外一间办公室。

“要保卫部聂勇科长电话。”电话接通，“保密局保密科周和平，聂科长，向你打听一人。”

“周英模啊，久仰，打听谁，你说。”

“林光。”

“嘿，他这个人啊，几乎半年一个处分，毕业几年扛了4个处分，可以这样说，老周，他什么都无所谓，但又做不到无所谓，对荣誉这人就特别看重，处分这边背着，有荣誉了他也玩命争，你琢磨琢磨这人！老周、老周，听着吗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周和平暗点头，心中有了一个大概判断。

周和平进来时，林光正坐在他办公桌上看地图，腿还轻微地抖动，周和平看他一眼，他悄无声息地从桌上溜了下来。

林光毫不在意，眼看地图说：“方阵潜逃后，保卫部进入紧急状态，目前有279人、12辆车出动，搜索捉拿方阵，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。”

“嗯。”

林光不解地问：“他会去哪里？”

周和平略一思索，肯定回答：“黑山。”

“周科长怎么知道？”他的心里满是疑问。

“方阵对我的暗示。”

79年战争时，他们誓死攻下一座山头，而那座山头就和现在的黑山很像，方阵临逃时，说战场让他怀念，周和平自然联想到黑山。

林光看着周和平的侧影，问：“你相信方阵会做出泄密的事来吗？”

周和平摇头。

林光的眼里出现迷茫，在他心里，方阵的为人他了解，他们在一块儿摸爬滚打那么多年，方阵不可能做出对组织不忠的事来：“我相信他是清白的，可能谁在陷害他！”

周和平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事情会弄清楚的。”

道路、隘口都被封死，方圆50里已经水泄不通，网慢慢在收拢，“唰”地一声提起，将会有怎样的收获，在一线穿梭搜索的人都在期待。

山林深处，到处都是手持枪械的战士，紧张气氛弥漫开来。

方阵将自己简单伪装，与背景色浑然一体，反侦察对于他来说是必修课。他伏在半山腰，进退自如，眼睛在错落有致的树林中来回搜寻，怎么才能到达黑





山，如果能见到周和平，他必须告诉他现在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战场。他眼神坚定，心中的感情难以名状，不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，后面又将有什么事发生，但毫无疑问，他必须逃出去，只有逃出去，方阵才能将一切说清，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，心中的期待往四周蔓延。

两辆运送木材的卡车在盘山路上爬行，方阵目光坚定，他必须逃出去，才有希望将谜底揭开。

一根碗口粗的树木横在了路上，卡车司机趿着拖鞋下车检查，方阵从路边踱出，帮忙将树木抬至一边，随口问：“师傅，你这是去哪里？”

“出山。”

“能否搭个便车？”

司机上下打量方阵：“上车吧。”

有战士在前面示意停车，方阵坐于卡车副驾驶位置，平静地看着一切。

有人上来盘问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卡车司机说：“跑长途的。”

“发现可疑人没有，一名部队军官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两战士绕车看半圈，招了招手：“走吧，如果有情况及时给我们报告。”

卡车发动，往前徐徐行驶，方阵的心从紧张状态慢慢放松，深呼一口气。

“慢着。”战士突然注意到方阵的短头发。

马上就有人拦住卡车，紧盯方阵额头，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方阵沉心静气回答：“我跟他一起的。”

“下车，接受检查。”

方阵的大脑高速旋转，一时竟出现短暂空白，他必须逃走，而现在却似没了办法，眼神笔直地看向窗下战士。

“叫你下车听见没有？”

方阵俯身看着下面，正踌躇，后面突然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另外一辆卡车急速倒车，柴油机轰鸣。

迅速吸引了所有人注意，大家端枪注视。方阵正纳闷，摆头向后查看情况，司机一脚油门，卡车撞过关卡，往前急驰。

方阵大骇，心生扑通，问：“你为什么帮我？”

司机紧盯挡风玻璃，说：“到时你就知道了。”

方阵看了看司机，心里一阵迷茫，卡车司机怎会无缘无故救他，难道……方



阵不敢深想，只等着逃出后尽快将谜底揭开。

哨音划过长空，部队迅速收拢，有战士迅速下蹲，喊：“停车。”

“咚”，鸣枪警告声。

卡车司机没有丝毫理会，车子开得跳动起来，方阵却看到了希望，心里竟还有一丝轻松的感觉。

后面战士列队成一排，子弹鱼贯而至。玻璃破碎的声音，方阵顺势低头，再稍抬头时，已见前面有一军区车辆在拦截，他稍微摆头看卡车司机，司机手臂青筋暴露，眼露寒光，卡车加速前冲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军用吉普车已被撞翻在地……

军区办公室，阳光刚劲有力，院内的梧桐树叶都晒得卷了起来。

周和平问林光：“你来帮忙，是否需要请假？”

林光一幅不在意的样子：“无所谓，找到方阵就是我的任务，还请什么假？”

“那走。”

按周和平的分析，两人准备去黑山等方阵，到军区门口，哨兵赵恒笑着说：“告诉你们一个刚得到的消息，方参谋逃走了。”

林光吟哦：“逃走了。”看赵恒笑得真切，转眼又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赵恒还是笑：“林参谋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？”

林光稍微摇头：“对于我来说无所谓，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。”

赵恒细看了他，还是笑：“你说得对，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，就像我经常爱笑，也许有一天会变得没有笑容。”

周和平冷着脸不说话，等林光。林光同赵恒点点头，两人开一辆吉普直奔黑山。

已是深夜了，黑山处于川北，车灯打得蝇蛾四处飞舞，两边暗影急速后退，是什么让两人如此急迫，这缘于战友之间的深情。

到山下时，周和平、林光徒步往上走，寻遍整座山，却不见方阵影子。

林光满是疑惑，不解地问：“难道他没来？”

周和平面色沉重，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，方阵这是去了哪里？”

两人抬头望向月空。



第二章

圈套

会议室，总部保卫部马立党处长、保密局雷远处长、军区保密局局长万南江、副局长崔广、保密科长周和平、保卫部参谋林光依次就座。

马立党素有“铁腕”之称，他面向万南江，说：“我们必须尽快将方阵带回，他所泄露机密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，总部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，希望万局长加大搜捕力度，务必将其捉拿归案。”

万南江明白马立党在向他施压，将手套摘下一只，说：“我们已增派人员，进一步搜索，一有情况马上实施抓捕……”

崔广抢先解释：“是的，所有一线人员都已经布置……”

万南江不能容忍他的威严受到干扰，看一眼崔广，声音不大：“在我说话的时候，请不要打断！”崔广马上缄口。

万南江停顿一下，全场一扫而过，说给总部两人听：“但方阵具有较强反侦查能力，他是军区有名的侦察能手，逮捕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手段。”

崔广站起为总部两人添茶水，借机说：“大家都是内部人员，不知方阵泄露了什么军事机密？”

马立党、雷远两人对看一眼，说：“《C军区关于战时供给系统实施方案》已于半年前泄密，这是关系到战时后勤系统命脉的文件，现在局势并不稳定，此方案只能全部作废，需重新制订，这份文件的泄密给整个后勤供给系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，如果日后还有仗打，我们的后勤供给系统势必会受到严重摧残，真要这样，到时我们就会未战而败，这是犯了军事大忌，没有了后勤供给，部队将

没有战斗力，就像一盘散沙啊。”

崔广一惊：“哦，这问题就太严重了，俗话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真将此份密件泄露，我们还得从头计议！”

林光坐不住，他相信方阵，看了看几人，毫不畏惧地说：“请问领导，有哪些证据证明是方阵泄密？”

所有的目光向林光投来，雷远扫一眼说：“有群众举报嘛，并且我们已掌握一定证据！”

林光直言：“这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假如有人恶意举报呢，并且事情还未经查实！”

雷远有些难堪，心中却已慌乱，说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马立党马上接话，刚硬说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要带方阵回去配合调查。当然，不管是不是他，我们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前提是要见到此人，但是现在，他却逃避畏缩，换句说说，如果不是他，他为何要逃？”

崔广马上圆场，哈哈一笑：“毛主席老人家说，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，将方阵找回应该没问题，除非他打算像白毛女一样在山里生活，大家既然目标是一致的，就只是个时间问题！”

会场里的气氛稍微松动一些，几个人的眼睛跳动闪烁，似是看一个地方，却各自有落点。

万南江坐正，双手搁于桌上，扫众人一眼，说：“具体追捕由我负责，崔副局长协调，我们也跟总部同志一样，有决心和信心将其捉拿，不能让他给部队抹黑。”

马立党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好，我们相信，一个有着8年先进党委荣誉称号的单位会妥善解决此事。”

万南江听马立党口气强硬，心中还在猜测总部两人的真正意图，说：“请马处长、雷处长放心，我们肯定会将此事处理好。如果没有其他事，先散会。”

几人鱼贯而出，马立党、雷远进了招待室，万南江、崔广走进局长办公室，林光紧随周和平。

招待所内，马立党临窗而立，树叶伸至窗户外，脉络依稀可辨。

雷远忧心地：“你看他们能否将方阵抓住？”

“我看很难，现在他已逃出深山，掌握不了任何消息，事情就很难办。”

雷远推测：“但我看，他们似有足够的信心。”

马立党有些吃惊，摇头：“哦！他们难道还有其他方法？”





“也许。能维持一个单位连续8年的荣誉，单凭这一点，他们就不是平常人。”

马立党转身：“看样子，我们考虑得是不是太少了。”

雷远脸上浮现笑容，信心十足：“不一定，也许考虑太少的是他们！”

局长办公室，万南江双手撑住办公桌，眼睛掠出的光芒一动不动，他在思考，思考折射出他一身的威严。总部两人的真正意图他还很难看清，如果说是单纯调查方阵而来，这样最好，但如果是调查保密局泄密之事，他就不得不提防了，总部两人的到来，在他看来，不会太简单。

崔广看了他几眼，欲言又止，直到万南江抬起头，才谨慎说：“依我看，总部马、雷两人并不知道我局泄密之事，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方阵泄密这件事上来了。”

万南江心中想如此简单，嘴上却坚定地说：“现在很难说。不管他们是什么用意，我局泄密之事还要查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找到责任人，要不然始终会出事。”

“局里的那事相比方阵所泄密之事，一个是芝麻，一个是西瓜，他们现在是抓住了西瓜，顾不上芝麻。”

万南江对崔广的态度有些不满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你看问题太简单了，任何事都是有因有果，事事相连，我们的工作本身就需小心谨慎，到此时，你怎还不明白？”

崔广成竹在胸，笑了：“当前的事我明了，抓住方阵交给总部来的人，事情就会平息下来，但要抓住方阵不能显得太简单了吧？”

万南江心中一亮，眼放光芒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我完全有把握将他抓住。”崔广肯定地说。

“哦，你的意思是做一场大规模的抓捕行动给马立党、雷远看，到时他们真急了，把方阵抓住就是！”

“是的，抓捕太容易了反而遭到总部怀疑，退一步来说，他们真知道我局泄密之事，如果方阵的事不完结，他们一日就完不成任务，哪来精力顾及其他？”

万南江心里暗暗点头，脸上却不见一点光彩：“老崔，你想得周全啊。”

崔广两眼一眯，透出精光：“都是为了保住集体荣誉，既然泄密之时，我们选择了不上报，当然希望能将此事给压下来，你说呢？”

“也是，但是马立党、雷远既然从总部下来，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



单，马立党此人素有铁腕之称，雷远也是外绵内刚。”万南江还是有些担心，他的心里不能不发虚，毕竟保密局泄密之事已发生，要想做到不漏风声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崔广的福脸抖了抖：“那也未必，一个藤上还长出不一样的瓜呢。他们真能耐，能让方阵那么简单就跑了？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全军区内也可能挑不出像方阵这么优秀的侦察能手！”

“但马、雷是从总部下来的，还是两个人，让方阵跑了，也只能说是他们失职，虽然方阵是我局人员，但我们并没有义务为其寻找，要知道人是从他们手上跑的。”

万南江脸上深沉而又异常：“是啊，这一点足以牵制总部来人。”

“这就是一荣俱荣，他们如果真给我局施压，那只好一损俱损。”

两人点头，眯眼看窗外阳光烂漫。

周和平的办公室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，除了一桌，一椅，一部电话，一个文件柜和墙面上的两幅地图，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就像他整个人一样，肃朗、简洁。

室内就一把椅子，有人坐了，另外一人就得站着，周和平站得笔直，林光看着地图，转身坐于椅子上，说：“方阵从此地逃走，已近6个小时，但他还应该在该区内。”

周和平半侧脸，听他说。

林光将视线全部放在地图上：“肯定有人将方阵救走，要不然他很难在短时间内逃离，救他的人对此地还很熟，也就是说他暂时不会将方阵接走，这个人是谁，会不会和泄密之事有关联？”

周和平话还是很少：“找到方阵是关键。”

“周科长，你相信方阵吗？”

周和平看他一眼：“当然！”

林光站起：“要不然，我们先行动，争取将方阵找到，到时事情自会明朗，依我看，两位局长和总部领导坚信不移地认为秘密是方阵所泄露，我们必须和他们争夺主动权。”在他心里，有太多的疑问需要方阵回答，林光需要方阵亲口告诉他，方阵没有变，还是如同以往那样，是他的好兄弟。

周和平说：“但是他们也在找方阵！”

林光轻敲桌子，满不在乎：“没关系，我们找我们的，他们找他们的，我们既然都相信方阵是清白的，不知道周科长有没有把握？”

